

中央宣傳部叢書



# 和平與防共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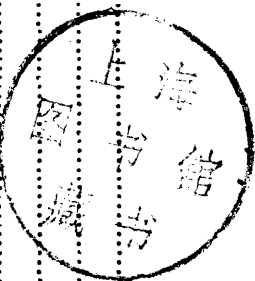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5862B

# 和平與防共

## 目錄

### 卷頭語

- 爲什麼要反共……………林栢生
- 被壓迫的和被擯棄的民衆聯合起來……………林栢生
- 再論爲什麼要反共……………中華日報社評
- 和平與反共……………中華日報社評
- 今日的蘇聯……………中華日報社評
- 和平防共與復國救黨……………曾芝生
- 對於六全代會宣言的兩點認識……………金效胥



281732

## 卷頭語

蘇聯所代表的階級性，究竟屬於那一個，根本已經動搖了。十餘年來，在史太林慣演的花眼法之下，一面拿戰略來代替政綱，一面又運用策略來代替戰略。過去的不用說，最近放在我們面前的，有波蘭作事實的標榜。記得去年十一月裏，蘇聯不是與波蘭訂上互不侵犯條約嗎？現在史太林不僅不肯維護條約，甚至明目張胆的與德國瓜分波蘭了，它平日所謂援助弱小民族獨立的精神，難道真的像這一套玩玩嗎？

陰謀詭計，不顧信義，固與一般帝國主義者沒有區別，何況奪人土地，滅人國家，尤充分暴露其猙獰毒惡的面目。全沒有心肝的中國共產黨，甘心做它的尾巴，不惜把祖宗遺留下來的大好河山，雙手捧送，其為罪惡，有非使人所能忍受與設想者。自從西安事變以還，共產黨的陰謀，逐步的實施了，抗戰二

年來的經歷，只是破壞，他們拿蔣介石做擋箭牌，背地裏一味在亂嚷着，等到中國全國的城市與工商，農村，澈底弄個精光，便算他們最後的勝利。否則延安特殊的組織，作甚麼準備？

抗戰原是民族爭取生存的一面，不是目的，只算手段。欲求民族之獨立自由，必有主權，主權的必要條件，無非土地與人民。如說土地丟了，人民也丟了，而還跟着第三者去做傀儡，俘虜，真的想砌起一座個人的「民族英雄」的牌坊，就可以換得整個國家的利益嗎？兩年來中日雙方的損失，給共產黨煽動下白白地斷送得似乎夠了，「蛤蚌相爭，漁翁得利」想起了多麼悲慘，沉痛呢？和平不獨可以拯救中國，並且可以拯救整個的東亞，我們千萬不要讓共產黨真的達到了「最後勝利」的企圖。

# 爲什麼要反共？

林栢生

頗聞有人說道，『防共協定，不過是日德義三個的外交姿態，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中國的外交陣容，何必定要標榜『防共』二字？』

又頗聞有人說道，『如果中國不能再打下去，只要和得成便了，何必樹起『反共』的旗幟，多此一着？』說這種話的人，不一定是存心爲共產黨辯護，但至少至少還沒曾了解『爲什麼要反共？』

要答覆這問題，首先要問，爲什麼中國不能打下去呢？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爲什麼這場戰爭陰差陽錯的打起來，拖泥帶水的打下去呢？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爲什麼到了戰無可恃，和有可能的時候，還不能結束戰禍，實現和平呢？也都是因爲有共產黨夾纏在裏頭，而獨裁者忍心爲所播弄。

我們絕非無緣無故的憎惡共產黨，遠的不必說，兩年來的事實，一幕一幕的演出，不但是一般人認清楚了共產黨猙獰的真面目，就算平日傾向共產黨的人，稍具理智的，也不禁爲之搖頭太息。

捷克未亡之前，每當危急之際，蘇俄挺起腰，強調反侵略，捷克共產黨跟着搖旗吶喊，高呼抗爭，事到臨頭，蘇俄不動一兵，却說什麼援捷義務，與法國有聯帶關係，英不打仗，法不打仗，蘇俄不能單獨爲捷克而和德國打仗，以此解嘲。明興會議，表面上是英法犧牲捷克，骨子裏還是因爲蘇俄態度曖昧，英法防她上下其手，甯願自己忍氣，對德妥協。捷克就是這樣亡國的。這是一幕。

西班牙共和政府，算是蘇俄人民陣線政策的拿手好戲了，不過，在共和政府軍事失利的時候，由蘇俄運來的一大批軍火，到了西境，全被截留，祕密交給共產黨，其理由是共和政府所在地，無政府黨勢力太大，不肯『藉寇兵而贖盜糧。』到了共和政府岌岌可危的時候，蘇俄探知西班牙還存着一大筆黃金，

便多方勾搭，運往蘇俄，以負責保管及供給軍火爲餌，結果呢，存金運空了，所謂軍火，影兒也沒有。有些西班牙共產黨首要，眼見着種種事實，於心不安，要想質問史達林，在被召赴俄途中，便不知去向了。西班牙共和政府，也就是這樣覆滅的。這又是一幕。

波蘭介兩大之間，繼捷克而首當爭奪之要衝，爲謀自保，求助於列強，英法不稍猶豫，決心援助，蘇俄呢，以利害言，固然唇齒相依，以情理言，更是義不容辭，那裏知道事前一則要求俄兵有入波之自由，使波蘭深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蹈瓜分覆轍，再則要求沿境小國，受其保護，使各國進退維谷，慄慄危懼，及事變將發，突於擱淺英法蘇軍事談判之中，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劃分勢力範圍，德國遂得以舉兵入波。波蘭人民又是這樣慘遭戰禍的。這又是一幕。

英法和德蘇經過了無數的糾纏，到了這個時候，纔恍然大悟，德國固然可怕，而蘇俄所謂社會主義的和平外交，還是一脈相承的直接襲用沙皇時代帝國



主義的侵略外交的衣鉢只好毅然決然盡其援助波蘭的義務，並以救波而謀自救，法國更不能不對於共產黨爲嚴厲的處置，解散其組織，限制其活動，因爲達拉第看透了那一班共產黨徒唯知聽命於第三國際，心目中只有蘇俄，沒有法蘭西，有他們夾纏在裏頭，斷斷不能對外作戰。這又是一幕。

以上所舉，都是國際劇場裏有目共見的事實。至於中國呢，更不用說了。我們無時無刻不期望。中國共產黨人，自知其爲中國人，戰則一致的爲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共同抗戰，和則一致的爲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共同謀和，然而他們偏要做蘇維埃聯邦的順民，已不以中國人的身份自處了。戰事發生以前，伺機煽動，唯恐天下不亂。戰事發生以後，乘機篡竊，唯恐國民黨不分裂，國民政府不內潰，則共產勢力不能蔓延，赤區（即邊區）政權不能擴展，唯恐社會經濟不破產，人民困苦不加深，則共產不成。到了可和的時候，千般百計，多方破壞，唯恐戰事結束，和平實現，陰謀不遂。質言之，他們自頂至踵，是以蘇俄的利害爲主，在他們的策略路線底下，一切國家利益，民族生

存，人民幸福，任何犧牲，在所不卹。德蘇協定以前，共產黨日言「反德」，甚至一般主張對德維持邦交以期軍火供給，不受影響，外交陣容，不多樹敵者，也都被目之爲親日，詆之爲漢奸。言猶在耳，德蘇協定告成，毛澤東便大聲倡言，「不反德」而「反英」了！對德如此，對日亦何嘗不如此。抗戰以來，共產黨人宣傳蘇俄出兵，外蒙出兵，幾次不靈驗，忽然德蘇成立不侵犯協定，又說蘇聯解除西顧之憂，這次一定來解決東方，要對日進兵了。事實如何呢？蘇俄果然來解決東方了，但不是制裁而是和日本簽訂停戰協定；蘇俄也果然進兵了，但不是對日本，而是對波蘭。有了德蘇協定，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改過口來，「不反德」而「反英」，如果又有了日蘇協定，中國共產黨人還能怎麼說呢？只好說「不反日」而「反華」了。

蘇俄爲她自身的利害，有她的如意算盤，反覆無常，本無足異，可是，我們不能不嚴責中國共產黨，爲什麼定要拿整個國家民族，來做蘇俄外交的犧牲品？我們尤其不能不嚴責獨裁者，爲什麼忍心拿整個國家民族，來做共產黨策

路·線·的·犧·牲·品·？血戰兩年，創鉅病深，捷·克·西·班·牙·的·覆·轍·，殷鑒不遠，波·蘭·人·民·又·復·陷·水·深·火·熱·之·中·，還·不·夠·我·們·反·省·嗎·？我·們·今·日·，最·迫·切·的·，是·在·垂·危·之·中·，找·得·一·線·生·機·，在·戰·事·已·經·失·敗·之·後·，找·得·一·條·可·以·消·弭·戰·禍·和·平·建·國·的·大·道·，本·黨·六·全·大·會·宣·言·說·：『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為·救·國·家·民·族·於·垂·危·，為·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反·共·實·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必·要·，非·僅·政·略·的·口·號·而·已·。

東方的中日戰爭未了，西方的德波戰爭又起，兩方面的戰爭，都在消耗別人的實力，糜爛別人的土地，在蘇俄真可謂躊躇滿志了。只是，國際情勢的推移，斷不是那麼簡單的。蘇俄自以為為上下其手，有機可乘，旁邊卻有一個日本，保持着舉足轉重的地位，日本自以為舉足輕重，舍我其誰，背後卻還有一個美國，緊握着最後仲裁的權威。來日變幻，正未可料。不但如此，這一回英法為蘇俄所騙，恨之刺骨，固不必說，德國又何嘗不料到蘇俄借刀殺人，別有用心，義國又何嘗不提防德俄勝，她在東南歐的進出，在東部地中海的勢力，

將不免感受威脅；日本又何嘗不明白，南面對英進攻，所得的至多是海洋上給養線底延長，北面對俄讓步，所失的將是大陸上生命線的保障，何況中日戰爭，一日未了，則對英進攻，近於冒險，對俄讓步，易爲所乘；就是美國，又何嘗不計及她的資本，有一重要部份，是透過英國而投放於世界殖民地的，對於歐洲，她不能坐視德俄勝，英法敗，對於東亞，爲要改造均勢，爭取霸權。一不願英日同盟，再度復活，二不願英國全敗，日本獨霸。不但如此，這些年來，連續不斷的大小戰爭，前因後果，錯綜複雜，於此不必細說，但蘇俄是中間挑撥煽動的丑角，則了無疑義，大家不知不覺的打起來，打到後來，總會有一天想到，兩敗俱傷，漁人得利，不但甘心再上蘇俄的當，還會掉轉頭來，共同對俄的。也許這個可能，言之尚早，可是，假使德國取了華沙，滅了波蘭，德俄各得其所之後，直接接觸的機會多了，摩擦的可能也就多了，那時候，歐洲的局勢，說不定另有新的演變。總之，防共協定，即使直至現在，只是日德義外交上的姿勢，而防俄防共的心事，則是世界各國所共通的。爲了遏

止亂萌，爲了重建和平，國際間的防共，實爲必然的趨勢。

本於國家的立場，體認國際的趨勢，我們堅決的主張，『反共』，『防共』。

# 被壓迫的和被擯棄的民衆聯合起來

林栢生

我們不能像共產黨及其俘虜——蔣中正——那樣，丟了一半以上的土地，看做不是中國的領土，置諸不理；我們不能像共產黨及其俘虜——蔣中正——那樣，丟了一半以上的人口，看做不是中國的人民，置諸不理；這些土地，這些人民，是因戰禍而淪陷了的，是被共產黨糟塌了的，也是被共產黨的俘虜——蔣中正——擯棄了的，我們要爲他們打算，爲着他們，對着他們，並且對着海內外的愛國同胞，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

戰禍至於今日，一般民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無所，地方在未淪陷之前，大家被高調蒙蔽着，被暴力壓制着，當局叫大家安心，只好安心去喊喊口號，安心去忍受轟炸，安心去等待被淪陷的命運，及其既淪陷，走的走了，燒的燒了，剩下的一羣老幼孤寡，一片瓦礫灰燼，已經是無以爲生了，而共產黨

及其俘虜，還在花了無數的金錢收買幾個流氓地痞，到處打家劫舍，說這是「游擊戰略」，得意之作，其實所屠殺的無一不是流離顛沛的人民，所侵害的無一不是中國人民剩下的絕無僅有的生活所資，雖然如此，大家抱着一片愛國的赤誠，還是日日仰天祈禱，希望終有翻身之一日，希望終有復國之一日，可是共產黨及其俘虜，已早下了擯棄他們的決心了，臨走之際，既絲毫絕不爲之所，走了之後，燒了之後，索性絕其生路，誣之爲漢奸，譏之爲順民，嗚呼！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淪陷區的愛國同胞們，你們是自願淪陷的嗎？誰致你們於淪陷？誰將你們擯棄？誰斷絕了你們最後一線的生機？你們要做人，不但要做人，而且要做中國人，然而共產黨及其俘虜，不但不當你們做人，並且不准你們做中國人。未淪陷的愛國同胞啊，千萬莫以爲這只是已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所獨受的苦痛，要是戰禍還是這樣愚妄的延宕下去，今天淪陷區民衆所遭受着的命運，就是明天戰區民衆快要遭受的命運，自然也就是後方民衆終要遭受的命運。

我們並不是空空洞洞的爲一般民衆陳訴抗戰以來所遭受的痛苦，抗戰之初，愛國同胞早就下了最大的決心，爲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而拚苦，而犧牲，無所怨言，然而拚苦犧牲，是要有目的的有代價的。目的在那裏？代價在那裏？以一己的生命換取國家民族的生命，以一己的自由，換取國家民族的自由，一要保得住主權，二要保得住土地，三要保得住人民。既然是一半以上的土地，一半以上的人民，以及附着於這土地和人民的主權丟了之後，已丟得無法收回來，未丟的無法保得住，那麼抗戰不但沒了辦法，而且沒了目的，那便是抗戰的失敗。如果是和必亡，戰未必亡，那便只有戰，如果是戰亦亡，和亦亡，那也只好再戰再算，反而言之，要是戰已不能保得住未失主權，人民，和土地，和還可保得住未失的主權，人民，和土地，進而收回已失的主權，人民，和土地，爲什麼還不覓取和平？爲什麼還要無底妄戰？日本既然發表了近衛聲明，表示和平解決中日戰爭，與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獨立完整的誠意，和平條件既無害於國家獨立自由，爲什麼我們要輕易放過這和平的機會？爲什麼我們還要跟



着共產黨去作無底的妄戰？我們不能不嚴厲的責備那自命負責的當局，（其實是第三國際的傀儡，共產黨的俘虜），爲什麼於丟了如許的土地，人民，和主權之後，毫不打算怎樣去收回來，丟了就算！爲什麼對於未失的土地，人民，和主權，毫不打算怎樣去保得住，丟了再算！爲什麼還要一面把剩下來一些的土地人民和主權來建築他一個人『民族英雄』的墓碑，一面把剩下來一些的土地人民和主權奉送於人來做他俘虜的貢品！爲什麼對於救國救民的和平運動，痛之恨之，殺戮之惟恐不及，摧殘之惟恐不力，以此貫徹其『寧贈朋友』的蓄謀，並以此完成共產黨『不如亡於蘇俄』的毒計！

共產黨及其俘虜儘管說，『由失敗而相持，由相持而反攻』，可是，兩年來的事實證明了：所說的無一不是『勝利第一』，所做的無一不是『失敗第一』，所說的無一不是『民族第一』，所做的無一不是『個人第一』。上海失了，說要固守南京，而南京終於不固也不守；南京失了，說要固守徐州，而徐州終於不固也不守；說要固守武漢，而武漢終於不固也不守，至於廣州呢，天

天說着日軍必不敢來，還把精銳之師北調，說是『保衛大武漢』，不到十日，廣州不戰而丟了，武漢也不戰而丟了，長沙却未丟就燒了。『固守陣地』，成了『準備放棄』的預告，『移轉陣地』不過是『不戰失地』的掩飾，『游擊戰』，『焦土戰』，也只做了『殺人放火』的別名。無論是國內的人，海外的人，打開報紙，看看中央社的戰訊，幾曾聽見過一場敗仗，而事實上，偌大的土地卻在所謂『積小勝爲大勝』的戰略底下，一塊塊的丟了，如此這般，直至整個國家完全亡了，還是一樣的說是『最後勝利』。有人說道，『失了海岸線，還有腹地，失了腹地，還有山地，就算再失了湖南廣西，還可以退入四川雲貴，失了四川雲貴，還可以北走甘新，西走康藏』，這簡單是十足的失敗主義。如果這些話是可以說的，那麼，我們更可以進一步代那些替獨夫打算的幕客再說出一句他們心裏想着口頭未說出的話，『就算連甘新康藏也沒有了，一個人帶着幾個宦官嬖臣還可以帶起『民族英雄』的高帽，一飛了事，而且還可以周遊列國，騙騙僑胞，出出風頭，橫豎黃金國裏早就備下一座美金三十萬元

的皇宮，存着無數的鈔票股票，總不會像阿比西尼亞王那麼落泊的」。唉，說到這裏，實在不忍再說下去了，我們不忍以此測度蔣中正，更不忍以此厚責蔣中正。自從汪先生發表豔電之後，我們對他，予以最大的容忍，予以最大的期待，至於捱打捱殺，也無非是期待他最後覺悟，終能自拔，希望把他從共產黨的囚籠拯救出來，可是，直到今日，他還是要以黨殉共，以國殉己，這種期待，已不可能了，我們的容忍，不但不曾稍殺他的暴戾，反而平添了我們自己對人姑息，對國失責的罪過，我們只有爲他惋惜，爲國痛哭，我們於苦苦忠告他，望他自新之餘，不能不和海內外的愛國民衆站在一起，請汪先生負起領導志士救國救民的大任，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國民黨就此喪於一人之手，我們不能坐視整個國家民族就此亡於一人之手，我們不能坐視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就此都死於一人之手。

也許共產黨及其俘虜說：「抗戰是民衆的要求，是民族意識的表現」，這種說法，意在欺人，實則自欺。須知道，抗戰只是民族鬥爭的一面，只是手

段，不是目的，目的在那裏？在爭取民族的獨立生存，則戰固可，和亦可，爭不到民族的獨立生存，則和固不可，戰亦不可。民族的獨立生存，必有主權，然而主權是附屬於土地與人民的，土地丟了，人民丟了，主權隨而失了，國也隨而亡了，就算剩下一塊國家的招牌，一座個人「民族英雄」的墓碑，國家在那裏？民族在那裏？你們如果真正了解民族意識，就應該讓民衆有抉擇國策的自由，有討論和戰大計的自由，有一切言論行動的自由，然而你們並不肯這樣的做，而且不敢這樣的做。你們只知留戀個人的權位與私利，以黨殉共，以國殉己，因而不惜千方百計，去濫用民族意識，誤用民族的意識。對於前方後方的民衆，認爲尙可利用，則用盡方法，以虛偽的宣傳，掩閉他們的眼睛，不算，還拿出高度的壓力，塞住他們的口，綁住他們的手；對於淪陷區的民衆，認爲無可利用了，索性誣陷他們，侮辱他們，侵害他們，埋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這種手段，前後的做法雖然不同，而動機是一樣的，結果也是一樣的，那便是極度的摧殘了真正的民族意識。總而言之，

你們無論對於前方後方的民衆，對於淪陷區的民衆抱定了一種心事，第一不當他們做人，第二不准他們做中國人。在今日，和平救國運動的開展，國家民族的生路，還有一線的希望，那全是靠着存在一般民衆心裏一點摧殘未盡的民族意識，還是靠着人人抱定了要做人而且要做中國人的心事。我們必須把這一點摧殘未盡的民族意識，恢復起來，使人人能夠做人，而且能做中國人，我們必須使前方民衆後方民衆被濫用誤用的真正民族意識，和淪陷區民衆被埋沒的民族意識，凝結在一起，我們必須使被壓迫的民衆和被擯棄的民衆，聯合起來，成爲偉大的力量，以民衆的力量爭取民衆自身的解放，爭取國家民族的解放，以民衆的力量打破虛偽的宣傳，反抗高壓的暴力，以民衆的力量，解決戰爭，實現和平，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 再論爲什麼要反共？

中華日報社評

我們憎惡中國共產黨，而且決意要剷除它，這並非因爲我們是主張一黨專政，不容有國民黨以外的政黨存在。國民黨以黨建國的主張，原非一黨專政之謂，周佛海同志業已論之甚詳，而且我們也曾再三倡導，和平必須集合各黨各派之力量以赴，國民黨則不過居其中心，並非說是要包辦。那麼，我們爲什麼獨獨要反對共產黨呢？這是因爲，共產黨已淪爲陰謀的團體，喪失其爲政黨的資格了。其所以淪爲陰謀的團體，在於共產黨拿戰略來代替政綱，拿策略來代替戰略。十餘年來，第三國際指揮下的共產黨，其言論與行動，總是反覆無常，一回兒痛罵法西斯，一回兒又與法西斯親善；一回兒講無產階級專政，一回兒又講民主專政。每一次都是把策略演成戰略，因戰略改變主義，沒有一個體系，沒有一個標準，只是想要奪取政權，不管這個政權的性質。講到奪取政

權，是任何政黨都在這樣想的。但是這裏有個區別。土匪流氓也何嘗不想奪取政權，然而土匪流氓的集團不能成爲政黨。政黨要有政黨的風度，共產黨却正缺乏這個風度，就在這一點上，它淪落而爲土匪流氓的集團。對於土匪流氓的集團，我們是不能與之共事的，不能與之兩立的。

我們憎惡共產黨，也不是因爲它是代表無產階級。國民黨是講消弭階級的對立的，但階級對立的消弭，須是自然的結果。在未消弭以前，須經過階級協調的手續，在階級協調期間，是不可能主觀的否認階級的存在，因而也是不可能否認代表各階級的政黨的存在。國民黨以消弭階級對立爲其終極目的，以階級協調爲其過渡手段，故國民黨所代表者爲全民，但同時容許各政黨之存在，與之合作，以謀協調，這樣子做去，等到階級的對立消弭，政黨的對立自然隨之消弭了。現在中國既有無產階級，國民黨自必加以尊重，共產黨果能代表無產階級，國民黨也自必加以尊重。但是共產黨並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並不忠實于無產階級，而只是利用無產階級，毀壞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要求工業發

展，共產黨却在談農民暴動。無產階級要求民主自由，共產黨却在摹做法西斯體制。無產階級要求和平，共產黨的蘇聯却在參預帝國主義戰略。無產階級要求保存歷史的遺產，愛惜人力物力，中國共產黨却在焦土，摧毀人力物力。諸如此類，共產黨與無產階級之真正利益背馳，三尺童子皆可知之。我們和愛護其他階級一樣愛護無產階級，和尊重其他階級一樣尊重無產階級，所以我們要反對共產黨的欺騙與利用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爲其爭取官僚政權的犧牲。

北伐前夕及其初期，國民黨曾經以對待一般政黨的態度對待過共產黨，等到發現共產黨已離去一般政權的道德，並且在毀傷無產階級的時候，國民黨就斷然加以攻擊。以前容共，是爲了愛護並尊重無產階級，後來反共，也是爲了愛護並尊重無產階級。抗戰以來，共產黨更以國家民族之生存換取無產階級之生存，以無產階級之生存換取共產黨官僚機關之生存。其不恤國家命脈之摧毀殆盡，不恤無產階級之隨國家命脈之摧毀殆盡以俱亡，而主張焦土抗戰，主張抗戰到底，皆以此故。所以我們要憎惡共產黨，並且決意要剷除它。



# 和平與反共

中華日報社評

目前救國的大道祇有兩條：一條是和平；一條是反共。

前一條是治標的辦法；後一條是治本的辦法。

這兩個辦法都是拯救中國起死回生的唯一良藥，應該同時並進，缺一不可。

中日戰事已經兩年有餘，我國失地之多，喪師之衆，已爲人人所共見；而人民直接的間接的生命財產犧牲之鉅，尤屬不可估計。如果長此相持，則誠如汪先生所說的『東亞之文明可以全燬，中日兩國人民將必相與枕籍，而兩國皆淪胥』。一般人民無不企求和平之早日到來，可是脅於共產黨及蔣介石之壓迫，不敢輕易有所表示。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先生發表豔電建議和平以後，除了別有用心的共產黨以及被共產黨所劫持的蔣介石以外，無人不寄以極

大之同情而予以熱忱的擁護。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平」二字已成爲全國人民一致之要求，事實具在，無可否認。

和平不獨可以拯救中國，並且可以拯救整個的東亞，此爲中日兩國有智之士所共識。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於情於理，都無以兵戎相見之必要。可是惟恐天下不亂的那批共產黨人，他們爲挽救其本身的最後生命計，不得不竭力煽動中日戰爭，俾遂其『蛤蚌相爭漁翁得利』之陰謀。他們最先利用那批善於沽名釣譽的馬路政客如所謂『七君子』之流以供其奔走，最後居然用『擒賊擒王』的手段抓住了蔣介石以供其做工具。在過去一年多的抗戰時期中，他們對於國民黨的真正領袖汪先生竭力排擠，肆意誣蔑，因爲汪先生好說『老實話』，隱約的揭破了他們的陰謀之故。等到汪先生不堪壓迫離開了重慶之後，於是他們對於其他不甘附和他們的人們如張君勱，左舜生，羅隆基，余家菊，梁實秋，傅斯年……等等一律給以『附汪』的徽號。甚至蔣介石部下直屬的刊物如『民意週刊』『血路週刊』等，因批評邊區政府，指摘第八路軍之故，其主編人葉

湖中，陶百川等，也都被他們給以『漢奸』的銜頭！在他們的心目中，除了那批高唱『寧亡於蘇聯』的無恥之徒外，其餘的都是非他們的族類；換句話說，就都是所謂『漢奸』。他們爲了他們的『祖國蘇維埃』的利益而煽動了中日戰爭，他們又發明了『抗戰到底』的金字招牌企圖將他們心目中的『非我族類』一網打盡，其設計之巧妙，手段之惡辣，誠可謂嘆觀止矣！

兩年以來，中國國力的損失至少已達三分之二，日本國力的損失至少也已達三分之一，這在共產黨的心目中看來，誠不能不謂是『最後勝利已在不遠』了。所可惜的，中日兩國千百萬的戰士平民究竟爲何而死，細細想想，未免彼此都有些兒太冤吧！

如果戰事再延長下去，中日兩國的人民必將再受更大的損失與犧牲，結果同歸於盡，勢所難免。能夠真正得到『最後勝利』的，祇有共產黨而已。

所以我說目前救國的大道祇有兩條：一條是和平，一條是反共。和平可以拯救眼前的中國與東亞，反共可以拯救永久的中國與東亞。

怎麼樣能夠使得這兩條路實現呢？我們唯有一致追隨先知先覺的汪先生而竭誠擁護其救國救民的主張！同胞們，快快奮起吧！

# 今日的蘇聯

中華日報社評

今日的蘇聯是帝國主義的新型，而最近的瓜分波蘭，侵略波羅的海諸國，尤充分表示其猙獰凶惡的姿態。

最初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武力與政治，繼則爲經濟，但蘇聯侵略他國的方式，却不相同。因爲在經濟上蘇聯是個落後的國家，所以不能如英美那樣有豐富的資金可資運用，蘇聯的侵略不得不有賴於舊式帝國主義所用的武力與政治的手段，但是此外，他利用國際共產主義的外衣，有一種獨特的思想的侵略。

記得有個日本論客曾經說過，對於中國，英美帝國主義的資金，使中國人覺得可親，蘇聯共產主義的宣傳則使中國人感到共鳴，日本能給與中國以什麼呢？在中國看來，日本只有武力與政治，於是中國人心中對於日本便覺得可恨了。

因此之故，我們反英，我們抗日，在最近二十年的歷史中，我們雖然也曾反共，但是思想上却始終認蘇聯爲『友邦』，不，像共產黨及其一般尾把，甚至把蘇聯當作『祖國』。當日本發動東省事變之時，他們叫出『擁護蘇維埃』的口號。後因蘇聯反德，主與西歐左傾分子結成人民戰線以反法西斯主義，於是在我國，以共黨的發蹤指示，亦有人民戰線的形成，救國會這一羣共產黨的尾把，借此大事活動。他們不僅主張反日，並且主張反德反意，不管德對我國抗戰軍事上物質上的援助是如何，凡主與德意繼續外交關係者，由他們之所言，就是『德意路線』，也就是所謂『漢奸』。

尾把到底只是尾把，就在尾把們搖旗吶喊的當中，蘇聯忽然轉變方向了。斯大林與其所視爲大敵的希特勒竟彼此攜手，他們一同第四次瓜分波蘭。於是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只好啞口無言，而尾把們的喉舌『大公報』，雖怎樣解釋蘇聯的行動並非侵略，終於不能自圓其說。

我們知道蘇聯之與波蘭是訂有互不侵略條約的國家，就在去年十一月，兩

國因爲德國的壓迫，還共同聲明條約之有效，但是現在，蘇聯不顧過去的諾言，竟進兵波蘭了。我們又知斯大林曾一再聲明『不以寸土與人，也不要他國的寸土』。然則現在的瓜分波蘭，究竟作何解呢？大公報說蘇聯的行動所以防範德國的東進，果是所言，爲什麼不實行援助波蘭的抗戰呢？蘇聯之在後方搗亂波蘭，使波蘭趨於崩潰，德國迅速獲得勝利，這能說是防範德國嗎？老實的說，助紂爲虐，狼狽爲奸而已。

蘇聯於取得波蘭東部以後，就在其地成立白俄羅斯及烏克蘭蘇維埃，共產黨及其尾巴們說，這是蘇聯收回失地，援助弱小民族獨立。難道真是如此嗎？我們須知波蘭東部地方，在大戰以前誠屬俄國，但這是俄德奧三次瓜分波蘭的結果，在過去，却是波蘭王國的領土。蘇聯的侵略倘若可說是收回失地，那就無異承認十八世紀時的瓜分波蘭爲正當，而蘇聯今日的再分波蘭不是強盜行爲了。又如說蘇聯的行動是所以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則我們須知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人，固與大俄羅斯人不同，若以援助之名而可加以併吞，則與其他帝國主

義之奪取他人土地，有什麼不同呢？而如波羅的海諸國，無論民族信仰都與俄人不同，蘇聯果有什麼理由可侵犯其獨立，迫之訂立等於亡國的條約呢？

總之，蘇聯今日的行動已充分表示其爲一帝國主義的國家。奪人土地，滅人國家，陰謀詭計，不顧信義，固與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一般無二，且其手段之險，或竟過之無不及者。波蘭事件的教訓，使我們想起蘇聯對於中國的行爲。他的以外蒙爲蘇維埃，並擴其勢力於新疆，這顯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他的援助我國共產黨，成立邊區組織，割裂我土地，破壞我統一，這又顯然是帝國主義的行徑。而我政府乃欲依賴蘇聯以抗戰，聯共黨以建國，不是很可怪異嗎？

我們須知今日的蘇聯與過去的帝俄，名雖不同，實則一致。過去的帝俄，是沙皇專制，今則爲斯大林獨裁，而因其表面罩着國際共產主義的外衣，所以更爲可懼，也更值得我們的警戒。我們今日不僅要當心蘇聯直接的侵略，還要提防赤色漢奸共產黨及其尾巴們在我內部的活動。



# 和平防共與復國救黨

曾芝生

當前的黨國正遭遇着兩大危機：一是共產黨的鑽進黨內，以挑撥離間的手段來破壞國民黨和詆毀三民主義；一是中日失去和平，在戰爭的慘痛裏，國家向破滅的深淵墮落。而這兩者之間是相關連的，共產黨的鑽進我們黨內并利用各種狡猾手段，挑撥起中日間的戰爭，並使其無限制地延長，其目的就是要在這悲慘鬥爭的過程中，使日本疲憊，中國國家與國民黨覆亡，而共產黨則可或徐或疾地擴張牠的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的附庸組織。

擺在當前的危機是兩個：針對危機挽回厄運的國策，也正是兩個：一是用和平來復國，一是用防共來救黨，而這兩個國策，也是互相相關連的，要能復國，黨才有她以後的發展的前途，而要復國，又須把已被破壞與麻醉的黨從共產黨的妖霧與迷陣中拯救出來。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任何一個國民黨的黨員，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任何一個愛國的公民，也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不僅在理智上要深沈考慮，而且要在行動上實際踐行，黨國纔有挽救於頹危的希望。於此，作者孳孳所欲闡明的，即第一是爲什麼復國需要和平？第二要爲什麼救黨需要防共？

第一復國爲什麼需要和平呢？首先我們要就國內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客觀條件來考察，其次是要就國際的地位來估量，把這內外的情勢都明瞭之後，復國需要和平可以復國的客觀環境便擺在目前，何去何從，我們朝野的明達與熱誠愛國之士，便不難加以決擇。

就國內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基礎而論，作者在「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一文裏面，曾嚴重指出中國自身經濟基礎與力量之脆弱與外來經濟助力之不可依賴。鐵一般的實相是這樣：

(一)中國的工商業落後，都市方面是在外國商品，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的充斥與統治之下，農村方面則在原料品與日用外來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之

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破壞，加上超經濟的如攤派，增賦，預徵，徭役以及其他苛雜的強制剝削，大眾已經輾轉於死亡線上。更談不到對於一個長期的國際戰爭可以負擔。

(二)科學技術不發達，國內資源，不能應得近代工業與科學的技術自行開發並加以製造，仍然要在以原料品與工業品交換的損失形式之下，向外國取得軍需的供給，以從事戰爭。這其間因為工業與科學技術的落後而蒙受的浪費與消耗之巨，將使國家經濟損壞無餘。

(三)就整個的經濟概說，中國本不能支持一個長期戰爭，而東南沿海一帶經濟力量比較充實以及沿長江內地一帶經濟比較活潑的地區，到現在又都淪陷並轉而作了他人控制內地經濟的樞紐。至就西南與西北而論，不但近代國家的經濟基礎完全沒有，即就舊式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技術亦極落後。這種區域只能在和平保障取得之後，急速加以建設。作為將來中國經濟復興的基礎，而不能在今日資之來作長期的抗戰。

(四) 內部工商業與科學技術落後，民族資本沒有蓄積，產業沒有發達。金融財政方面便只能落到被人左右的地位。戰前與戰事發生以來的法幣，要靠英國的支持。而戰事發生以來的財政，仍要靠英美的借款。英美之所以願意借款，都是爲了自身利益的打算，如果她的自身利益因爲客觀環境的變化，可以從另一途徑取得保障或須要從另一方面來尋求保障時，那牠馬上便看風轉舵了。而且要知無論如何列強對華的財政援助，根本上並不是企圖使中國將日本打敗，（自然她也並不願意日本把中國滅亡），只是要撐住她自己的利益。所以靠外債打仗，姑假定外債可以源源舉得，勝利有着十分把握的話，然而戰爭勝利結束之時，卽就負債一項，在經濟上已足使國家奄奄待斃，何況這些條件都是不可靠的呢。英國前此的財政援助與支持法幣穩定外匯，與現在謀與日妥協和對於法幣外匯價格的支持表示踟躕不前的態度，正是給要把在財政上依賴外力來支持戰事者的一個當頭棒喝。

這是中國自身經濟基礎不能從事戰爭與外來經濟助力不足以支持戰爭的客

觀狀態，惟一的道路是：爭取光榮而有利的和平，在和平保障之下，利用國內餘存的財力，人力，物力並利用外來的資本與工業科學技術以從事建設。要知二十世紀的國家如果沒有近代真實的經濟基礎，是決不足以躡立於世界之上的，而經濟基礎的建立，只能在和平之下進行。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尤有賴於此。這是中國經濟上必須用和平來復興國家的客觀需要。

其次是政治軍事方面。本來政治軍事的建設，在一個半殖民地或次殖民的國家中，牠的目的全在於維繫和平。使國家得到安定，以便從事社會經濟的建設工作。在未建設之前，牠需要與國之間的和平諒解，以保障牠的建設，既建設之後，仍需要保持和平與諒解，以求健全發展和共樹睦誼。中國的政治軍事建設，在戰前沒有取得這種保障，戰事發生之後，復因建設與組織訓練之不足，表現出陳腐，鬆馳，軟弱，呆滯，零亂，隔離等等缺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枝枝節節的技術與組織缺陷我們姑置不論。現在要就戰前以來中國內部政治軍事的重大矛盾和缺點，略加敘述。使知爾後政治軍事的復興，必須

有賴於和平建設。

政治軍事的一個總的缺點。便是沒有建設到統一的政治軍事組織，戰前中央只是一個比較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此外則是割據式的一個個的政治軍事單位。四川是一個，廣西是一個，山西是一個，山東也是一個。甚至每一個人都可以代表一個，而這些分割的政治軍事單位與中央之間，又存在許多矛盾衝突。結果是中央想利用對外抗戰來統一內部並消滅內部的離心勢力，而地方性的政治軍事力量則想藉外力來消滅蔣政權以乘機代起，或保存勢力，加上共產黨別有企圖的鼓動，人民陣線派的無識狂吠。中日戰爭遂在欲戰欲和的狀態之下發展到不能戰不能和的泥淖之中了。本來兩國間的戰爭，是何等嚴重的事態，今竟在這種內部的矛盾衝突之下，使其發生，延長而致不可收拾。使數十年發展出來的一點建國力量消失，這真是不能不使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復次是政治組織政治道德的沒有健全，以及軍事組織與戰鬥技術工具之未能近代化。譬如就政治的組織與道德來說吧！因人而設的拚拇枝子機關之雜

出，中央與地方機關之不能有嚴密的直屬系統，鄉村基層組織之毫無基礎。以及貪污營利，重個人而忽公益之風的盛行。充分表現出缺乏近代國家的政治條件。至於軍事方面，軍士沒有近代戰爭的技術訓練，因為工業與科學的落後，又沒有近代機械的化學的武器，只憑血肉來拚，然而血肉究竟敵不過堅強的砲火。驅千百萬人於砲灰之下，猶只見失地，退守，轉移陣地，改變防線，正說明農業國與工業國間的戰爭，實是一幕慘劇。

或者有人以為戰前政治軍事的缺陷在這次戰爭中統已暴露無遺，自然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正好加以洗刷和建設。「改良政治機構」，「革新軍事組織」的聲調，不是在戰爭初起時就高唱入雲了嗎？但事實上，政治與軍事的根本改革並不是單純的事件。牠與經濟財政力量的發展相依，與工業科學技術的進步相繫，這種建設事業之於一個次殖民的國家，在和平可以保持的時期尚為極端艱難的工作，一旦要在失去了和平國家經濟隨戰爭而破壞的時候來圖謀這種建設，直等緣木求魚！

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前唯一的要圖，就是在獲致「光榮有利的和平」，在和平的大纛之下，需要老成謀國的政治家與熱誠愛國的軍事首領的勇敢結合。參加這次高瞻遠矚而富於建設性的和平運動，要這樣，纔能奠定將來政治軍事根本改革的初基。纔能使國家從破壞毀滅的泥淖裏拯救出來！復國只是一個抽象的目的，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有切實保障建設的方略。而中國次殖民地地位的客觀需要，只有經由和平才能取得切實的保障。

更進就中國的國際的處境來分析，也只有自力覓致和平的一條出路，至多是利用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來獲得和平而已，與中國在地理上經濟上有密切關係而且可以多少希冀得到一些助力的國家，是英美法與蘇聯諸國。但各國之間，均有其自主的國策及其運用國策的各自不同的環境。法國的力量只能附隨英國，而英美對中國的幫助，是純粹基於遠東的自身利益出發的。他們的幫助中國或與日本妥協，概以能否保持他們在遠東的商業經濟利益以爲轉移，在他們



的一進一退之間，中國自身所蒙受的損失，他們是並不關切的。而且他們所能幫助的限度，決不致能使中國將日本擊至崩潰。所以結果除了兩敗俱傷或中國完全顛覆了無結束之外，仍不免要來一個和平的解決。至於蘇聯，無論在東西兩方，都是在極力尋求牠自身的和平保障的。只有慣於欺騙的共產黨與淺識的人們，才希望她在遠東方面出來拔刀相助。但事實勝於雄辯：張高峯事變起了，接着就是和平，庫頁島的爭端起了，接着就是妥協，滿蒙的戰事起了，但我們可以決定這一次的星星之火是不會燎原而將至於息滅的。至於她所揚言對華的援助，甚至於實際的援助，正是牠維持自身和平的正確國策。中日的長期戰爭，無論中國滅亡日本疲憊，都於蘇聯的和平建設有利。中國滅亡，共黨容或滋長，於她是有利的；日本疲憊，無力進攻或威脅蘇聯，於她本身的和平也是有利的。所以她現在正是要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換取她自身的和平。這就蘇聯的國家利益而言，是正確的國策，我們毫不加以非難。但我們反過來就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位來估量時，我們不寒而慄。我們要大聲疾呼，我們

要痛定思痛，我們要指出長期的戰爭，是國家民族的自殺被殺的迷陣，只有乘機尋求和平，用和平來保障復國，國家民族才有生路，這是前述內部經濟，政治軍事條件與剛才所描述的一個次殖民地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必需所要求出來第一個正確國策。

第二是什麼救黨需要防共而防共救黨成爲第二國策呢？

近代的國家已經超越了中古專制主義的時代發展到了政黨政治的階級，雖或有多黨一黨之分，但無無黨主政之國。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她是中國近百數十年來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諸條件加上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所產生的政黨，復國主政，成爲歷史所給予他的決定的任務。但現在我們的黨，因爲一時迷惑於共產黨陷入於紛亂的狀態了。由於共產黨的鼓惑，黨失了和平建國的正確的路線，使國家陷入戰爭，使十餘年黨的建設事業輕輕毀棄於炮火之中。這是黨的重大錯誤。但有黨的三民主義——在，有黨的賢明領袖與真正了解黨的路線與主義的黨員在，這種錯誤是不難糾正過來。我們現在要用和平

來復國，更要以防共來救黨。

我們要防共救黨，我們需要去看看共產黨怎樣迷惑並離間我們的黨員，分散黨的勢力；怎樣曲解黨的主義，減低國民對三民主義的信心。這樣，可使已迷惑的國民黨員及早醒覺，未迷惑的國民黨員，不致繼續受毒，黨纔可以得救。

誰也知道，共產黨是十年來流竄各地的毒蛇。自清黨以後，牠自窮蹙南方到逃竄陝北，自提倡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到劫持蔣先生虛偽地服從三民主義挑起中日戰爭，這過程中，牠破壞了無數的農村，殘陷了百千萬的農民，障礙並墮壞了建國的大業，使民族國家的元氣生機，斲喪殆盡，本來共產黨是他們明知道抗日要失敗的，但必須堅持抗日到底。爲什麼呢？因爲就他們的觀點而論，民族國家是不要的。民族國家滅亡了，國民黨的主力潰敗了，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勢力，籍抗日復國民族解放等美名，反可順利地發展。他們又何樂而不聳恚抗戰堅持抗戰呢？他們奪取了列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律共產主

義可以在某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認爲在中國內部某一區域內共產主義有首先勝利的可能。列甯仍然以國以民族爲前提，而中國共產黨的謬論，竟欲在一國內部瓜分豆剖的作起，這樣一來，她們又何愛乎國家民族呢？又何惜乎國家民族元氣的損傷呢？所以丟開救黨不談，純就復國與復興民族的立場上來講，決非防共不可。

至於對國民黨與三民主義的挑撥與污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大體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納成下列的兩項來說：

◎第一對於三民主義，他們常冠之以『革命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或『革命的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等名稱。共產黨並宣稱他們是服膺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名稱，淺見者以爲他是對於三民主義的羨美，實際有識和真正了解中國國家民族地位與三民主義的人，誰也可以識破他們的詭計。因爲三民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近百年來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國家的客觀條件所要求出來的。計對這種現實的客觀要求而產生的三民主義，是和平建

設的救國良藥。無所謂革命的與不革命的之分，共產黨在國內失敗，窮途末路之後不得不虛偽的表示服從三民主義。但實際牠棄燒三民主義的全體，不時斷章節義的竊取三民主義的一詞一句，冠之以革命的美詞，以掩飾他們的荒謬宣傳。蒙亂我們黨的主義的真相。

第二對於國民黨，上則劫持着蔣，使其無地轉圜而只能一味地抗戰下去，下則把國民黨的黨員，無中生有的渲染出許多範疇。使他們互相離異。如在共產黨及其外層的附和份子所謂人民陣線派者流的報章雜誌之上。便可看到「革命的國民黨員」「反革命的國民黨員」「前進的國民黨員」與「腐敗的國民黨員」等挑撥詞句；在和戰的問題上，又將國民黨分成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營壘，在思想上，又強分出「民族的失敗主義」「民族的勝利主義」「漢奸理論」「準漢奸理論」等污蔑的名稱，俱如此類，不一而足，這都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拆散國民黨的團結的真憑實相！

我們現在站在救黨復國的立場，我們要嚴格的防共，要把共產黨從黨國的

內部肅清出去而加以根絕，我們的主張是：

(一) 在和平的大纛之下，國民黨員重新精誠團結，從共黨的迷惑中，自救黨並進而復國。

(二) 恪守三民主義，根據次殖民地國家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及其所處的國際地位，發展並鞏固黨的理論。以正確的理論武器肅清共黨的荒謬宣傳，使其無從假借。

(三) 重新鞏固黨的組織，確定黨的任務與路線，以黨的堅強行動與力量，肅清共黨的流毒。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擺在我們當前的危機是兩個：國的覆敗與黨的破亡；挽救危機的國策也是兩個：和平復國與防共救黨。時機迫切，何去何從，決不容我們的狐疑猶豫。有識的憂國的士與真實勇敢的國民黨員，盍興乎來！

# 對於六全大會宣言的兩點認識

金效胥

汪先生順應全國民衆的願望，容納全黨同志的要求，於上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對於本黨組織及政綱均有重大決定，並發佈宣言，對於抗戰動機，和平目的，及今後本黨施政綱領均有詳確之闡述，示國人以行動的南針。這次大會繼承第一次大會的革命精神，而宣言內容之博大精深，尤非短文所能罄述，今謹就內中的兩點，一述個人的認識。

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誰使中國失掉自由平等呢？一句話說，外來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榨，內在的是腐惡勢力的搗亂與騷擾。近十年來，承北伐的完成，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本可日抵於成，而反成今日危亡之局者，一由於國外強鄰之摧殘與利用，一由於國內共產黨之騷擾與暴動。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強隣之利用與摧殘有這樣一段說：

「尤有進者，近年以來，中國之民族意識日益普及而堅強，此為中國之進步，世界之所認，然因此之故，有惡中國民族意識欲及其萌蘗而加以摧殘者，亦有欲利用之亦遂其陰謀大欲者，此為中國近年以來所逢之厄運，識者之所引為深憂。」

誰是摧殘我們的民族意識者？誰是利用我們的民族意識者？本年八月十四日中華日報社評對此問題有極透關痛切之評論，該社評題為「摧殘與利用」，小標題是論「中日俄的關係」，茲引述如下：

「近年來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蔚成蓬勃發展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一運動對外要求民族的解放與獨立，對內建設統一的現代國家。這一運動成功，就是中國富強的象徵。以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地廣人眾的大國，一旦強盛起來，凡是與中國毗鄰的國家都要感受影響，而感受影響最切者，當然是日本與蘇俄。日本與蘇俄以為中國強盛起來將會損害她們！因此，她們對於正在發奮圖強的中國，都想加以阻撓，都想加以控制。日本阻撓控制的方法，是摧殘中



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蘇俄阻撓控制的方法，是利用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

日本錯用摧殘的手段，四十五年來，逼成兩次中日戰爭。兩大戰爭中間無數小的衝突與磨擦，相衍相積結成東亞兩大民族不可解的深仇大恨。這次戰爭相持了兩年，中國固然陷入泥中，日本也被拖下水。中國的領土雖然淪陷了大半，而且沿海一帶的膏腴盡失，却證明一點：中國民族絕不可以武力征服，日本更無征服中國民族的能力。強力的壓迫，刺刀下的統治，絕不能使人心悅誠服，相反，內心的憤恨，反與日俱增。這樣的積憤深仇，不能解除，中日兩大民族只有朝夕相打，輾轉報復。冤仇宜解不宜結，中日兩國，一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有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否則，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一兩國有識之士應當憬覺而翻然改圖，化干戈爲玉帛，戢兵言和，進而奠定共存共榮的東亞和平。

蘇俄便與日本不同，它處處利用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從中取利。帝俄時代不必說了，三國干涉返還遼東一幕，俄國獲得租借旅大，開礦產，築鐵路種

種特權。中國一般人非但不恨它，反而認爲仗義執言應得的報償。蘇俄革命後，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換了史太林，對於中國的利用，更是變本加厲。從前的北伐是一個例子，現在的中日戰爭又是一個例子。在北伐運動中，蘇俄給黨軍許多幫助，可是它在暗中也養成了自己的爪牙——中國共產黨，造成十六年以來的剿共變亂，阻礙中國的統一，召來中日的大戰禍。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蘇俄仍是盡其利用的能事，中日未打以前，它鼓動中國打，中國既打以後，它便趁火打劫，培植聽受自己指使的勢力，樹立控制中國的統治。它的統治鞏固後，即是中國共產黨得了手，中國民族中國國家便在利用中滅亡了。即幸而不久，中日兩國經過久戰之後，兩敗俱傷，相形之下蘇俄強大起來，試問中日兩國誰能脫離蘇俄的控制？蘇俄雖然這樣侵蝕中國，中國一般人並不仇恨蘇俄，心裏還多少對他有些戀念。蘇俄沒有明火執仗的使用一兵一卒，而蘇俄在中國的影響與勢力，却日益加大，這是蘇俄善於利用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的妙用，中國有識之士都是觸目驚心，時想擺脫這利用的侵蝕。

摧殘與利用，都有害於中國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獨立。但是中國一般人對日俄的心理却兩樣：一是「不共戴天」，一是「心嚮往之」。從中國利益上着眼，前者是明鎗，我們要抵禦，後者是暗箭，更要提防。可是一般人總是注意明鎗，疏防暗箭，所以多年來只看見中國民衆熱烈的反日排日，不見有反俄排俄。無論日本想與中國爲友也罷，想控制中國也罷，由於中國人對於日俄兩國的不同態度，足給日本當政者以猛省。若不澈底改變以往的「摧殘」手段，中日間的冤仇將永不會解，中日間的親善也是一句空言了。

現在日本一般有識之士明白了摧殘不足以獲得中國民族的友誼，暴力不足以建立東亞和平，倒反爲蘇俄所利用，纔伸出和平之手，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愛護國家民族的有識者當然願舉手歡迎，共同爲建設東亞和平而努力。中日兩國恢復和平之後，中國更可用日本的協助，抵禦蘇俄的暗算，東亞長治久安的和平之局，才可以安如磐石。

建立中日間共存共榮的親密結合，及長治久安的東亞和平，都不是難事，

只看兩國的主持者的誠意如何。中日這一次和平，可說是最後一次試驗了，試驗成功，經濟合作，共同反共，善鄰友好，均可一蹴而至，還可同躋於共存共榮之域。不幸而誠意稍有欠缺，試驗失敗，徒爲蘇俄利用的陰謀造些機會，日本也免不得自食其惡果。事實上這次和平，是日本經過御前會議決定的國策，中國則有萬民擁戴的領袖汪先生挺身主持，行見中日和平之花將大放異彩，東亞世界都要沾其光輝。」

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看了上引的論文，有什麼感覺呢？我們今後，是誠意的伸出和平之手，中日兩國同向共存共榮的和平大道邁進，抑是相爭相仇，同歸於盡，讓蘇聯這個漁人得利呢？

關於第二點共產黨之騷擾及暴動，危害了中國之自由平等，大會宣言會再三指出反共工作之重要。

「本屆大會特鄭重宣佈，自今以後，當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且鑒於共匪之死灰復燃，爲禍未已，特再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

作。蓋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

所謂「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正因爲共產黨是破壞和平的魔鬼，是阻礙建國的罪魁。別的事例，不用多舉，翻開近十年來的歷史，可以洞知中國淪落至此，其責任完全須由共產黨負之。

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軍政結束，訓政開始，正是國民黨領導民衆，從事建國工作的時候，共產黨在江西湖南一帶起事了，由於剿共軍軍的興起，引起軍事集團互相攻殺，二者又互爲因果，軍事集團的互相砍殺，縱容共匪之跳梁，致成爲燎原的毒害。自中原大戰以後，剿共軍事連年不絕，「十餘年來，諸將士爲剿共而流之血徧於十餘省，人民直接間接死於共匪之手者不下數千萬。」由於剿匪，由於內戰，國力消耗殆盡，日本勢力得乘機侵入。但是政府深知自己的國力不足以抗強日，故採用隱忍退讓的政策，以保育國力，先後與日本簽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禁止人民反日，解散反日團體等。自塘沽協定以後，日本進逼，中央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

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和平是最不利於共產黨的，故共匪於勢窮力促之餘，發動西安事變，劫持政府負責人，強其改變隱忍負重的國策，以保全個人生命爲交換。從此以後，中日間的邦交益無方法調整，終於演成中日戰爭。抗戰年餘以後，日本知中國不可以力屈，願與中國協商實現合於正義之和平，共產黨以爲不利於己，叫號反對，而主持中央者受其利用，亦不敢以和平爲民族留一生路。共產黨的打算，以爲抗戰無底下去，他們便可假籍抗戰，消滅國民黨的力量，毀壞國民經濟，製造民間紛擾，他們可以乘此機會出賣中國，夷中國爲蘇聯的附庸，中國便從此滅亡了，何能再談到建國。現在不能立刻實現全國和平的原因，作梗者固在蔣，而操縱指使者仍是共產黨。所以我們於創巨痛深之際，「知非和平不能建國，非反共不能和平。」

除去摧殘與利用是減少民施獨立的外來阻力，反共就是除去內在的惡毒。

兩者正是求中國自由平等之兩面，缺一面不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862B

(轉載三民周刊)

中華民國

九年一月出版

201